

誠齋易傳
一



誠齋易傳
二



誠齋易傳
三



誠齋易傳四



風
骨
傳
神



誠齋易傳一

楊萬里撰

中華書局

誠齋易傳 二

楊萬里撰

中華書局

誠齋易傳 三

楊萬里撰

中華書局

誠齋易傳 四

楊萬里 撰

中華

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誠齋易傳 四冊

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欽定四庫全書提要

誠齋易傳二十卷

宋楊萬里謨。萬里字廷秀。自號誠齋。吉水人。官至寶謨閣學士。致仕。韓侂胄召之不起。開禧間。聞北伐啓憂。憂憤不食卒。後諡文節。事蹟具宋史儒林傳。是書大旨本程氏。而多引史傳以證之。初名易外傳。後乃改定今名。宋代書肆曾與程傳竝刊以行。謂之程楊易傳。新安陳櫟極非之。以爲足以益文士之觀瞻。而不足以服窮經士之心。吳澄作跋。亦有微詞。然聖人作易。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從。箕子之貞。鬼方之伐。帝乙之歸妹。周公明著其人。則三百八十四爻。可以例舉矣。舍人事而談天道。正後儒說易之病。未可以引史證經病萬里也。理宗嘉熙元年。嘗給札寫藏祕閣。其子長孺進狀稱。自草創至脫橐。閱十有七年而後成。亦可謂盡平生之精力矣。元胡一桂作易本義附錄纂疏。博採諸家。獨不錄萬里一字。所見蓋與陳櫟同。然其書究不可磨滅。至今猶在人間也。

宋臣寮請鈔錄易傳狀

臣寮上言。臣猥以庸愚。誤蒙聖恩。擢真經筵使。以周易備員進講。自惟固陋。無以仰贊聖學之懿。徒忠罄竭。以效涓埃。臣竊見故寶謨閣學士楊萬里。有德有言。薦紳景仰。臣嘗見其所著易傳。始於上經。終於繫辭。備行箋釋。其於天人之蘊。事物之理。微顯闡幽。坦然明白。近時易學。未見有過之者。乃深自闕藏。不以輕授。意欲俟後世之知。今遇聖明。理難終晦。臣愚欲望聖慈。降付三省。劄下吉州。令具筆札。就其家取本鈔錄。委官點對繕寫投進。以備經筵講讀。豈惟愚臣得沾一溉之益。以仰贊緝熙之明。亦使著書立言之士。得顯行於聖世。實天下學士大夫之幸。取進止。奉旨依。

楊承議申送易傳狀

承議郎前權通判道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楊長孺狀申。準本州公文。備準省劄照對。先父故寶謨閣學士楊萬里生前所著易傳。蓋自淳熙戊申八月下筆。至嘉泰甲子四月脫稿。閱十有七年。而後成書。平生精力。盡於此書。然自以發揮其所學。初非微覲於當時。尙未敢云私淑諸人。夫豈望微聞於上。茲承州牒。備準省劄。爰因臣寮之上奏。遂辱君命而下取。惟先父著述之勤苦。乃一旦昭升而顯行。嘉爾不肖之孤兒。矍然祇奉於明詔。欣逢聖世。敢匿父書。敬拜給劄之恩。謹出遺編之帙。所有先父易傳一部。二十

誠齋易傳 狀

卷約十五萬字。家藏見在。乞繕寫申發。

自序

易者何也。易之爲言變也。易者。聖人通變之書也。何謂變。蓋陰陽。太極之變也。五行。陰陽之變也。人與萬物。五行之變也。萬事。人與萬物之變也。古初以迄于今。萬事之變未已也。其作也。一得一失。而其究也。一治一亂。聖人有憂焉。於是幽觀其通。而逆紬其圖。易之所以作也。易之爲言變也。易者。聖人通變之書也。其窮理盡性。其正心修身。其齊家治國。其處顯。其儻窮。其居常。其遭變。其參天地。合鬼神。萬事之變方來。而變通之道先立。變在彼。變在此。得其道者。豈可吝。隱可淑。皆可福。危可安。亂可治。致身聖賢。而躋世泰和。猶反手也。斯道何道也。中正而已矣。唯中爲能中天下之不公。唯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。中正立而萬變通。此二帝三王之聖治。孔子顏孟之聖學也。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爲不足。以撓吾心。舉而捐之於空虛者。是亂天下者也。不然。以爲不足以遁吾術。挈而持之。以權譎者。是愈亂天下者也。然則學者將欲通變。於何求通。曰道。於何求道。曰中。於何求中。曰正。於何求正。曰易。於何求易。曰心。愚者矣。嘗試與二三子講之。二三子以爲愚之言乎。非也。愚聞諸先儒。先儒聞諸三聖。三聖聞諸天。淳熙戊申八月二日。廬陵楊萬里序。

序

誠齋先生宋人也。文章行誼冠絕當世。他作往往梓行。易傳則否。宋人曾取置祕省。卒不頒布。良慚不廣。嗣是蓋無聞者三百年矣。明守臣尹耕乃爲刻諸開之郡齋。尹耕曰。往余得是傳于好奇者。謂易盡在是矣。故樂爲刻之。敍曰。夫易其可易言哉。惟聖人全體至道。幽贊神明。妙應感形。化裁機務。是故洩天之精。發地之靈。會人之極。布法立象。直指逆數。以通能于百姓。及夫觀象命辭。研理翼傳。然後探元極變。盡蹟顯微。其道大備。百用不惑。由是知庖羲氏至德。文周孔三聖人用心勤矣。故自周之盛時。及其季世。官不棄職。學不廢業。史朝惠伯舉曰。良識而穆姜。陳文子皆稱善用矣。秦焚詩書。此賴卜筮得以不毀。然簡策雜亂。辭意淪失。左氏所述繇辭。一無可考。文言繫辭。或者乃疑其不出于孔子。況其他乎。嗚呼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此非聖人述天以教人者乎。惟易闡陰陽闔闢之機。窮剛柔致用之妙。洞鬼神倚伏之情。立大中至正之矩。以究性命道德之極。而曰止于卜筮。使學古之士。遠遜元宗。近稽事應。不復措之心身。以求所謂蓄策龜牘之外者。悲夫。余嘗謂易以卜筮存。蓋亦以卜筮亡也。嗚呼。天下有道。某不與易。待播接浙。鼓琴微服。故善用易者。莫孔子若。克己復禮。一變至道。用行舍藏。曲肱飲水。故善學易者。莫顏子若。是故由之。武人求之進退。憲之苦節。賜之尚口。咸乖厥旨。而況其他乎。而又萬世之下乎。耕小子生十歲年。受易家君。每于指示之餘。見家君疑神湛慮。遐思永嘆。若有及于簡策之外者。而不敢請也。自得

先生此傳。耳目開豁。神爽飛越。瞻前忽後。千里几席。如穴中之蚓。得覩龍變。上下風雲。呼吸宇宙。雖莫測其故。而其在穴之陋。一旦灑然。故不敢以自私也。又曰。往余在南宮時。讀是書。未覺有入。及以罪干國憲。謫竟移開心。以迹危。情緣物感。反躬思過。悼改無從。每焚香靜室。展閱是編。至于用晦白茅之戒。先生必前後反復引喻。諄切以明之。辭危理盡。道直思元。未嘗不流汗揮涕。自懼無良。而徼倖于愆者尙多也。思天下豈無病余之病者乎。故刻之益力。若夫句讀簡策之間。釋語命字之類。先生所見。閒有異于晦翁本義者。讀者莫之異可也。嘉靖壬寅歲仲春朔。朔野尹耕譏。

自序後

六經至夫子而大備。然書非夫子作也。定之而已耳。詩非夫子作也。刪之而已耳。禮樂非夫子作也。正之而已耳。惟易與春秋。所謂夫子之文章。與昔者伏羲作易矣。時則有其畫。无其辭。文王重易矣。時則有卦辭。无餘辭。至吾夫子。特起乎兩聖之後。而超出乎兩聖之先。發天之藏。拓聖之疆。挹彼三才之道。而注之於三絕之簡。於是作彖辭。作象辭。又作小象之辭。又作文言之辭。又作二繫之辭。又作說卦之辭。又作序卦之辭。又作雜卦之辭。大之爲天地。織之爲毫末。顯之爲人物。幽之爲鬼神。明之爲仁義禮樂。微之爲性命。炳然蔚然。聚此書矣。其辭精以幽。其旨淵以長。其道溥以崇。是書也。其蘊道之玉府。陶聖之大鈞也。與季札聘魯。見易象而喜曰。周禮盡在魯矣。案季札爲韓宣子之誤。王伯厚已言之。當是時。豈易之書。惟魯有之與。抑諸國皆有。而吳未有與。宜其見之而喜也。然札之所見者。義文之易而已。未見夫子之易也。見義文之易。其喜已如此。使見夫子之易。其喜又當何如哉。今乃得見季札之所未見。嗚呼。後之學者。一何幸也。子貢在三千七十之中。其科在乙。其名在六。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間乎。然長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。夫子之易書。非性與天道之言乎。而子貢獨不得聞者。豈歎之之時。此書未作與。抑已作而未出與。今乃得聞子貢之所不得聞。嗚呼。後之學者。又何幸也。學者每謂聞而知。不若見而知。蓋聞者疏。見者親。聞者略。見者詳也。觀子貢之歎。則見而知者。反不若聞而知者與。然則學者之羨子貢。又安知子貢之不羨學者也。